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十三回 三岔道上血案重重 九折岩前人頭累累

話說燕子飛自從在三岔道賈仁的花米行中殺死賈刁氏，劫了金釧，深夜回至客店。若論他平時做事，既然鬧出了這種血案，早早的遠走高飛，焉肯逗留境內。只因他拜了空空兒為師，學得渾身劍術，自恃著世間少有，天下無雙，即便地方官追究起來，卻也奈何他不得。因此放大著膽，仍舊住在店中。白天只推有病，閉著房門盡睡。到了晚上，他就悄悄出來，幹些姦淫造孽與那殺人劫物的案兒，店中那裡得知。因為這三岔道的街道甚長，並且除了南路，其餘乃是四通八達的所在。今夜往了東邊，明夜又往西而去，今夜走的是大街，明夜又是小弄。覺得街上邊的富戶卻也不少，婦女中有姿色的也見了不知其數，心上很是得意，暗說：「想不到小小一個山陰的城外，卻有這許多殷實居民，絕色女子。雖然店房中有人說起縣太爺出了賞格，可拿柳葉村採花的燕子飛與殺死賈刁氏的性空和尚，反暗笑性空是我姓燕的殺了，如何能得殺死刁氏。如今看他在那裡拿人？可見做官的人，真是糊塗的很，絕不把案情詳細想想，胡亂的懸賞拿人。若說那柳葉村的案兒，並沒殺傷人口，也沒盜取金銀，如何要懸重賞拿我，卻捨得這三百兩賞銀。況且莫說三百，就是出了三千，只怕除了殺死烏天霸的蜷鬚老者，也斷斷沒怎能人敢來與我作對，我豈放在心上。官懸官的賞格，何妨我做我的事情。但他既肯出給賞銀，我索性在這境內多做幾樁事兒，看他奈何了我。只怕他的前程反要有些不妙，這一頂烏紗帽子上邊要戴他不牢。」心中定了這個惡毒主見，就在意要在三岔道上多鬧出幾件案來。一夜，來至東街一條延月巷中，見巷內有家富戶，住的是三開間五進高房，他就進內盜銀。這富戶姓金，名滿，是個一錢如命的人，半夜三更還在那裡一手揭著帳簿，一手握著算盤，不知他算些怎麼帳目。燕子飛站在屋上，候他約有一個更次，那算盤還咕咯咕咯的打個不了。子飛等得性起，把兩足抱住簷頭，起個金鉤倒掛之勢，將身體蕩至簷前，睜眼往裡邊一看。見金滿坐的櫃子旁邊有只大箱，箱內藏著許多銀子，也有是整塊的，也有是零碎的，也有是封著的，也有是散放著的。金滿算一回帳，把散放的銀子包成整封，藏在一邊。子飛見了，心想：「此人不知作何生理，卻有如許金銀，留心看他台上帳目。每結一帳，必有一個手折，卻原來是把著銀子借給人家，收取重利積下來的。」看了一回，見抽鬥中尚有無數折子未算，有些不耐煩了。腰間抽出劍來，拍的一聲，把窗子劈開，飛身跳將進去，喝聲：「如此算帳你辛苦了。俺燕子飛路過此間，要與你借幾十兩銀子，你可答應？」這金滿聽窗上一聲響亮，忽然飛進一個人來，與他講話借銀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大喊：「好個不怕死的強盜，你敢深夜到此搶劫我的銀子。家丁們在那裡，快快與我拿人！」一頭說話，一頭起手戰兢兢的關那銀箱。燕子飛聽他叫罵，冷笑一聲，手起劍落，竟把金滿殺死於地，即在箱中揀了六個頂大銀包，每包約有百兩左右，再多覺得沉重，不便拿了，始不慌不忙飛身上屋而去。及至金滿的家屬與家丁等聽得聲喊奔進來時，因金滿這間藏放銀子的房屋平時妻子等也不許輕易進來，眾家丁故此只在房外叫喊，金滿的妻房黃氏獨自首先進房，見丈夫已經殺死，大聲哭喊起來。眾家丁始紛紛入內，鬧做一團。因殺人的兇手隱隱先曾聽他自報姓名，好象底下有個「飛」字，上面的兩個字聽不清楚，故此收拾屍身，等到天色黎明，投具報驗。這兇手就說只曉得一個飛字，求縣緝拿。方正見狀同，驗過屍身，分明與賈刁氏被殺傷痕一般無二，愈信賈刁氏與柳葉村的兩案必係燕子飛一人所為。因花信緝捕不力，回衙傳他上堂申斥了一番：「姑念平時辦公尚勤，暫免比責。勒限明日務將凶徒拿獲，怎奈毫無下落。今既又出巨案，自當格外留心。但明日決難即獲，還求開恩展限數天。」方正誘他道：「本縣也知道此案很是難辦，但你既充捕役，說不得要辛苦些兒，只要拿到重犯，自然從重有賞，況你是本縣中有名的幹捕，若然此案不能即破，豈不把你往日聲名付之一旦，你也何顏再在本縣當差。並不是本縣今日不許展限，只因此賊遲獲一日，怕的是地方上血案愈出愈多，那裡更還了得。你須上緊緝拿，方不負了你的英名，又可替本縣分憂。你要再思再想。」花信始諾諾連聲，站起身來，下堂欲去。

忽然堂口來了許多喊冤的人，方正吩咐：「暫起一旁，且慢下去。」一面令值堂差役把喊冤人帶來問話。原來共有三起的案。第一起是三岔道東街臥虹橋口居民許問渠家有個女兒，年方二八，小字彩香，昨夜四更以後被人強姦致斃。臨行盜去釵環首飾，約值百金。第二起是三岔道西街，有一家珠寶店兒，店主人姓賈，名珍，仍是賈仁的自族。前夜三更時，忽有飛賊越牆而進，盜去珍珠二十顆，東珠二大粒，玉搔頭十支，珠鳳一對。店伙覺察，睡夢中起身捉拿，被賊砍落右臂一隻，延至今日午時身死。第三起是三岔道北街金有光首飾鋪中，昨夜天明時被盜赤金五十餘兩，金釵十二支，金耳環八雙，殺死學徒一名，人頭不見。一個個叩請緝凶伸冤。方正問罷，暗想：「好一個大膽的燕子飛，連夜鬧出這許多血案，地方上的百姓何辜遭爾毒手，豈可一刻容他？」傳諭各人：「暫且回去，預備屍場，聽候驗屍核奪。」並諭刑仵、書役人等，立刻隨赴三岔道相驗。花信也跟隨著同去。

驗畢回衙，又傳花信至案，一再的囑咐道：「本縣不日待你眾差捕不薄。俗諺說得好：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，命你拿燕子飛，何等上緊，怎麼毫無影響，地方反又連一接二的鬧出如許案來。方才驗屍的時候，你也親眼見的，男的肢體不全，人頭無著，女的血污狼藉，慘不忍睹。本縣為民父母，理應與百姓除暴安民，似此血案重重，何以忤居民上。你在縣中辦公多年，本縣因你諸事老成，另眼待你。如今此案若再遲遲不破，必定又生別的重案出來。那時愈鬧愈多，如何是好？你須想個法兒，嚴緝才是。休因那廝殺人劫物，一定本領高強，存了個畏法之心，不去趕緊討拿，拼著明日堂回，責打幾百板子，革去卯名，這卻斷斷不可。」花信跪稟道：「小人受大老爺厚恩，怎敢遇事畏怯。但那燕子飛來去無蹤，實難下手。今夜容小人回去之後，多派伙捕四處緝拿，但恐此賊動輒行兇，即使訪到蹤跡，必定不服拘拿，少不得動手格鬥。倘或失手，求大老爺須許小人格殺勿論，方可拼著微命擒來。倘是小人被惡賊所傷，大老爺必須賜口棺木盛殮，小人九泉之下也是感恩。」方正不悅道：「燕子飛罪大惡極，死有餘辜，只要是真賊實犯，盡可格殺勿論。那時本縣出詳，非但不來罪你，並且還有重賞。但你自己何得出此不利之言，快快去罷。」花信也自知一時失口，急稱：「小人遵命。」叩了個頭，告退下堂，來到衙前，邀齊眾伙到家議事。

眾捕伙早知道為捉拿燕子飛與性空和尚一案，因花信平素待弟兄們甚好，故此一個個多肯出力，頓時來到他家。花信有個女兒，名喚珊珊，年二十歲，貌頗姣好，不過自幼兒喪了母親，兩足從未纏過。平日花信教導他些拳棒，珊珊留心習學，及至長成，卻也很是了得。又練就五把飛刀，能於百步之外飛斬鳥獸，百發百中，花信很喜歡他。只因膝下無兒，妻死之後，家道又貧，未曾續娶，父女二人相依為命。本要招贅一個女婿，以備將來養老送終，只因出身微賤了些，高門不成，低門不就，耽擱到今，尚未適人。珊珊待父甚孝，每願奉父天年，這婚事卻一些也不在心上，只要父親每日裡無甚要案，他就快活非凡。若然有怎棘手的案情，他竟居然能助一臂之力，幫著老父出去緝凶，也曾拿到幾名江洋大盜，所以山陰縣中很有個「女中杰」的聲名。自從柳葉村與三岔道出了燕子飛、性空的重案，深歎父親年邁，私下曾經出外替他偵訪消息，怎奈一連數日，頭緒毫無。這日看見父親垂頭喪氣，邀著衙前辦公的伯伯、叔叔們來家共議此事。他也出來，向眾捕伙叩見過了，開口說：「爹爹與眾位伯父、叔父在上，奴有一言告稟。奴想燕子飛與性空一案，性空失落戒刀，丟掉包裹，這人死活存亡看來甚難預料。如今只要把燕子飛拿來，諒來性空也有下落。雖然那姓燕的來去無蹤，很難察訪，但他每夜所犯的案多在三岔道一條街上，想來此人窩頓的地方必定就在這街無疑。白天訪不出他，深夜他一定出來。除了南面是河，諒來不去，今晚我們何不分著東、西、北三處埋伏。東路直達城門，最是熱鬧，最是緊要，父親與女兒同去。西、北兩路就煩眾位伯父、叔父分頭前往，各人身邊帶著幾個信炮，遇見此賊，放炮關會。我們好合在一處拿人。好的是這一條街雖是很長，但無彎曲，夜間人定之後，這炮聲諒能聽見，並可驚動街坊，一齊助力，共拿此賊。不知父親與眾位意下如何？」眾人聞言，齊聲道：「好！」花信也覺得女兒所說甚為有理，又見眾人個個樂從，因亦點頭答應。

眾人計議已定，多要起身回去。花信見天已不早，就留他們在家夜飯。

等到二更以後，三個一群、二個一隊分路出門。花信自與女兒裝束妥當，帶了兵器。一同出門。花信穿的是一身夜行衣，手執

齊眉短棍。珊珊穿的是一件半舊不新的元青小襖，元青布小腳褲兒，頭上邊皂帕包頭，腳下一雙半幫花的舊平底鞋，手執倭刀，腰間掛著一隻八寶袋兒，袋藏五口飛刀，幾個信炮。父女二人出得家庭，把門鎖上，取路向三岔道順東走去。其時二更已過，漸轉三更，街上邊萬籟無聲，行人絕跡。正月下旬的天氣，這夜北風怒號，微微有些春雪，花信覺得身上寒冷，走了片時，站在一家屋簷之下，躲一躲風再走。珊珊見父親如此，心中大是不忍，恨不得立時把燕子飛拿到，將來退去卯名，另謀別業，自己做些針黹，貼補養贍，免得五十多歲的人半夜三更尚在外間熬此辛苦。正在滿腹淒涼無精打采的時候，猛抬頭見一道青光從空而過，說聲：「奇怪！」兩足一登，跳上屋去，要想看個明白。花信見女兒上去，怕不得身上寒冷，也往屋上一跳，看見這道光落在近邊的一所高屋之內。父女二人明知有異，照著光彩落下的所在，一步步尋將過來。花信在前，珊珊在後，到得那邊，仔細一瞧，並無影響。花信心生一計，在屋面上取了三四張瓦片往下一摔，索啣一聲，散了滿地，心想驚醒這屋中住著的人：「倘然有怎歹人，起身追趕，這人必然上屋而逃，那時手到拿來，毫不費力，豈不甚妙。」珊珊也知道父親的用意，急忙拔刀在手，候著下面人來。少停，果聽得底下邊人聲響動，庭心中飛上一個人來。雖然認不得是燕子飛與否，看他生得身材瘦小，多半一定是他。花信父女怎肯放過。珊珊一手按住著刀，一手就在八寶袋中取出信炮要待取火施放，這人已經走至花信面前。花信舉棍向屋上一掠，這人未曾防備，竟被打了一棍，喊聲：「啊呀！」幾乎跌下屋去。珊珊見父親已經交手，來不及將炮燃點，急忙竄在屋上，揮刀搶上一步，前來助戰。這人手持寶劍，敵住花家父女，在屋面上混鬥起來。看他毫無在意，花信心上暗想：「此人果然了得。」未免著驚，手腳略慢得慢，被他手起一劍，將棍砍成兩段，身體往後一仰。這人趁這勢兒，虛砍一劍，如飛逃去。花信吃這一驚不小，急把斷棍撇去，向女兒手中取過刀來，吩咐一聲：「快放信炮，我要追他去也。」放出平生本領，向那人背後追來。珊珊忙在懷中又取出兩個信炮，引著火繩，憑空點放。但聽得「轟轟」兩響，震得滿街居民紛紛多從夢中驚醒，眾捕役也一個個照著炮響的所在飛奔而來。珊珊在屋面上大喊幾聲：「快拿惡賊。」眾居民及眾捕役齊齊的也吶一聲喊，在下面助威。珊珊大喜，看一看父親與那一個人，已去有十數丈路，本想祭起飛刀，把那廝一刀斬卻，只因夜間星月無光，父親在前，恐防看不清楚，不敢下手，故此急急的在後趕來。前面那人聽四下裡人聲鼎沸，後面又有人苦苦追趕，未便再從大路逃生，將手中的寶劍一晃，施出劍遁之法，落荒而去，霎時不見。花信父女要追，如何再追得上。花信並且上了年紀，只走得手足酸軟，再難勉強，沒奈何跳下屋來，等著女兒到前，歎一口氣，取道而回。

方才是屋上來的，如今走的乃是平地。珊珊認一認路徑，此去不到半里，正是九折巖山路，甚是崎嶇，雙手挽著父親，寬慰他幾句，暫解悶懷。回看那些捕伙，因為追趕那人，來的時候走得甚快，沒有一個趕得上來。父女二人愁眉不展，一步懶似一步，走到九折岩時，天已漸明。花信忽看見山澗裡頭水面之上浮著好幾個人頭，澗水多紅，料著那廝不知什麼時候又在那裡出了血案，必定又有人赴縣告發，大吃一驚。有些年紀的人受不得許多急嚇，許多勞苦，說得一聲：「啊呀！」噴出幾口血來，暈倒於地。只嚇得花珊珊手足無措。正是：

三魂渺渺留難住，七魄茫茫去不還。

未知花信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